



郑州古塔

尼僧之塔—— 肃然无为塔

王学宾

在中国的佛教寺院中，嵩山永泰寺是一座奇特而神秘的寺院，初建时，就是为尼僧修行而建，历史上，也一直是尼僧修行的场所，到今天，仍是尼僧寺院。

永泰寺后有座明代古塔，可以为此寺作为尼僧寺院增添一些佐证。

此塔名肃然无为普同之塔，位于嵩山子晋峰下，距永泰寺约有300米远。

此塔建于明崇祯十一年(1638年)，为喇嘛式砖塔。塔分为基座、塔身、塔顶三部分。基座是一个高大的六边形须弥座，高1.18米；塔身似瓶形，高2米，较低矮，正下面部与基座连接处有一青石雕造的两扇关闭上锁的石门，两扇门上各刻有乳钉25个，共计50个，门框、门楣上线刻有花草图案。石门通高0.43米、宽0.3米，石门上镶嵌塔额一方，高0.55米、宽0.36米，周边线刻卷云图案，塔铭上刻《明圆寂慈恩师肃然无为诤果觉灵立祖普同之塔》铭文；塔顶高约3米，有粗厚朴实的五层相轮、矮石柱、俯莲盆、仰莲盆和火焰形宝珠等组成。

整座塔虽然建筑工艺比较粗糙，但是线条流畅，秀气利索。由于该塔年久失修，塔基后半部分已经塌损。

从塔铭中得知，塔内葬肃然、无为两位尼姑。这种一塔合葬两僧尼的形式，在嵩山地区所存的塔中仅此一例。但从塔铭中有“普同”二字来看，似乎也属正常。在古塔中，称为“普通”、“普同”的塔，多是为僧众修建的合葬之塔，此类塔塔门一般都可以打开，以便随时将新逝僧人的骨灰安置于塔内。而肃然无为塔，只不过是同时只安葬了两位尼僧而已。

《小中产》

刘菲

青年作家钟二毛长篇小说《小中产》以轻松、爆笑的语言，描述当今中产家庭的一地鸡毛，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，深刻剖析、解读“中国式中产”。

《小中产》的主人公是一对80后小夫妻，丈夫是新闻记者，妻子是公务员，典型的中产之家。故事从这个中产家庭购买二套房、办理假离婚讲起，涉及孩子上学、老人看病、投资理财、辞职创业等地鸡毛、啼笑皆非的事。小说语言个性十足，从头到尾轻松诙谐，金句不断，全书共有160多处爆笑段落，可读性强。

“我用轻松的语言讲沉重的故事。”作者钟二毛说：“我在小说里，没有刻意渲染中产者如何悲催如何苦逼，我的笔墨更多的是在书写他们的困境、困惑，同时还有追问、反思：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？我们要反思的地方在哪里？另外，我还让主人公坚持理想、固守良知，回答‘既然现实如此骨感，那我们该怎么办’这个问题。因此我想说，说到底，这是一个关于理想的故事。”

虞洽卿宽慰在座的老板们，称蒋介石对于该会的宗旨极为赞同，连他本人也是抱着维持资本家的主张的。

最后虞洽卿建议众人，“本会组织已成立，似宜推举代表数人，往见蒋总司令，接洽一切。”

会上当即推举吴蕴斋、谢韬甫、荣宗敬、陆伯鸿、吴麟书、劳敬修、闻兰亭、叶扶晋、顾馨一9人为代表，去同蒋介石商谈以财力支持蒋与共产党决裂的具体条件。后又增加了穆藕初、叶惠钧等代表。

蒋介石要动手了。江浙财团的政治抉择也已经高度一致了，要用真金白银作为选票支持蒋介石“清党”。经济力量转变成政治力量，银币变成了子弹，大大加速了1927年的中国列

车向右转弯。

28日上午10时，上海滩上最有话语权的大商人们前往蒋介石的驻沪总司令部。他们还要亲眼一看，亲耳听一听，尽管此前虞洽卿已经摸清了蒋介石的底。

蒋介石一身戎装，皮鞋锃亮，拱手作揖，脸上挂着谦恭的微笑，态度很是殷勤，令人感到他是尊重上海工商界的。

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吴蕴斋，也是金城银行上海分行行长、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，起身代表上海商界全体欢迎北伐军，并道出了上海工商界内心急切的期盼：希望蒋“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，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”。

这次会见中，劳资纠纷是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。

“棉业大王”穆藕初称：

“劳资如昆季，当有精神上之联合，并以发展商业要点，在关税自主与取消厘金两端。”

蒋介石起身答词，他那浓重的宁波口音的官话，在武汉让人感觉到耳难懂，而在上海，江浙财团的大亨们听来却格外亲切，那是自家人的感觉。

蒋介石说道：“此次革命成功，商界暗中助力，大非浅鲜，此后仍以协助为期。至劳资问题，在南京时已议有办法。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，不日当可颁布，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。”

此话深得上海商人们之心。谁愿意看到工人拿着红旗拿着枪，动不动就罢工游行？武汉国民政府整天将扶助工农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，一波又一波的工人运动确实让他们害怕了。这些人都知道蒋介石在交易所里做

随笔

文人的“躲”与“露”

陈鲁民

莫言近日在出席一次活动时说，自打获奖后，就没有好好坐下来搞创作，心情浮躁，身不由己。打算要尽快告别这些出头显眼的事，明年上半年可能会找一个地方“躲起来”写一部作品，“不管是大的(作品)还是小的(作品)”。(10月26日中新社)

如果这是莫言的心声，那我们该为他庆幸。说实话，获奖后的这两年多来，莫言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，不能再“安心写作品”，而成为社会与公众“消费”的明星。莫言也不再是“文人莫言”，而是“活动家莫言”，曾有媒体对莫言这两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，大致是七件事，不是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而是“演讲、出席活动、担任顾问、评足球、参观、题字、对话”。这的确很讽刺，但也是对莫言的一个善意提醒。

对于一个文人而言，把自己“躲起来”，安静而安心地写作，应该是他的生活常态。莫言的得奖，就得益于他曾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，默默地把自己“躲”在书斋，老老实实地爬格子，他要还想有所前进，继续推出有影响的新作，那就得把自己继续深深地“躲起来”，排除干扰，心无旁骛。否则，要像

现在这样，天天“露”在外边，享受鲜花掌声，美酒佳肴，风光倒是挺风光，舒服也挺舒服，但要想写出点像样的东西，恐怕难了。

文人要不要“露”？这是肯定的，因为你不是隐士，写书就是为了要给公众看的，时不时地“露”一下也在所难免，像签名售书、开会领奖、接受访谈、出席活动、推介自己等，都是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但无论如何不能本末倒置，把出头露面当作主要工作，把写书创作当成次要任务。因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基本判断，倘若一个正值旺年的文人很久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，他一定是“躲”在哪个地方潜心创作，不久的将来，就会有新作问世，给大家带来惊喜。反之，如果哪个文人老是“露”在外边，三天两头见报，四街八巷演讲，广播有声，电视有影，那他八成是黔驴技穷，江郎才尽，再也写不出什么精品佳作，就靠吃老本混日子了。

记得前几年作家余华从美国讲学回来，感到非常“惭愧”，因为他到美国后才发现，“欧美那些大名鼎鼎的文人，都甘于寂寞，常年躲在家里，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，而我们却都

在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五本书，主要的精力却用在抛头露面上。”所以，他也准备少写精写，潜心创作，把自己“躲”起来。台湾文人刘墉则说：“要写作吗？先关上你的门。”作家王蒙也说过：“要面向写作，背向文坛。”这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之谈。一个文人，要想有点成就，至少在你创作期间，一定要把自己“躲”起来，远离喧嚣的尘世，拒绝各种世俗的诱惑。如果太在乎外界的评价，太热衷于各种活动，心绪不安，神昏八极，就不可能创造出好作品，更不可能超越时代。

当然，文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，也有七情六欲，也食五谷杂粮，所以既需要“躲”也需要“露”，既需要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，也需要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关键是要把握好“躲”与“露”的尺度与分寸。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比例，我以为大体上“一分露、九分躲”为宜，毕竟文人不是演员，立身处世靠的是文学作品，而不是演技，更不是脸蛋。

“很忙”的莫言马上要把自己“躲起来”了，每个想有所作为的文人也应把自己“躲起来”；今天“躲”得越深越隐蔽，将来就会“露”得越漂亮越精彩。



岭上秋声(国画) 李升运

眼睛

会弹琴了

孙道荣

假期，几个同事都将孩子送进了兴趣班，一个孩子学小提琴，一个孩子学古筝，还有一个孩子学吉他。一天中午，一位同事提议，孩子们在兴趣班已学习了一段时间了，该检验一下他们学得怎么样了。

孩子们就在办公室内，进行了一次简易的“汇报演出”。

学吉他的孩子第一个出场。拉了把椅子一坐，像模像样地埋头弹了起来。虽然音调一点也不准，但大致的旋律还是听出来了，是一首很熟悉的老歌，广场上大妈们跳舞时天天都会播的，我们自然会哼，有人就跟着孩子的节奏，哼唱了几句。孩子的妈妈开心极了，没想到，孩子才学习了一段时间，就能弹吉他了，还能大致完整地弹完了一首歌。

孩子弹完了，虽然这首歌太老了点，而且说实话，也不适合用吉他来弹奏，但大家还是很配合，给了孩子很多掌声。

接着表演的，是学小提琴的孩子。孩子将小提琴往肩膀上一架，脑袋一歪，右手拉弓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他拉的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曲子，跑了几个调，但因为那首老歌太熟悉了，所以，大家还是能从孩子拉得有些杂乱的旋律中，分辨出那首歌的影子。虽然大家再次感觉到，用小提琴拉这样一首老歌，真的是太不协调了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孩子用小提琴把那首老歌演绎了一遍，大家还是热烈地鼓掌。孩子的爸爸，巴掌拍得最响，看

得出，他对孩子的表现，很满意。

最后出场的，是学古筝的孩子。几个同事帮忙，将她的古筝稳稳地摆放在茶几上，女孩坐下来，开始弹奏。我是第一次听古筝，内心充满了期待，以为孩子会弹一首高山流水，或者梅花三弄，或者渔舟唱晚之类的古筝名曲，总之一首曲调幽雅，带着淡淡的忧伤的那种吧，没想到，从女孩指尖流淌出来的，也是一首烂熟的旋律欢快的老曲子。与前面两个孩子比起来，她弹得最流畅，如果不是这首老歌真的一点也不适合用古筝这种乐器弹奏的话，女孩的表演，基本算是成功的。

女孩的妈妈和另一个女同事，伴着古筝的旋律，还跳了一段广场舞。女孩妈妈的脸上，写满了骄傲。

三个孩子都表演过了。我们毫不吝啬地给了孩子很多掌声。看得出，几个孩子的父母，对孩子的表现，都相当满意，他们没有想到，经过短暂的学习，孩子们就会弹琴了，能够基本完整地弹完一支曲子，要知道，他们在参加兴趣班前，几乎对乐器都是一无所知。

有一次，我去一个朋友家拜访，他是

一家小乐队的琴师，暑假也带了几个孩子，在家里教练琴，赚点外快。我去的时候，他正在给孩子们上课，在教孩子们弹一首曲子，非常熟悉的旋律，也是广场舞上常播的那种。他将整首曲子分成若干段，一段一段反复地教，然后，让孩子们跟着录音机里的旋律，反复地练习。

留下孩子们在琴房练琴，朋友和我边喝茶边闲聊。我好奇地问他，为什么会选这么老的一首曲子？一点也不适合你这个乐器。朋友笑着说，老曲子，孩子们的父母，尤其是爷爷奶奶们才熟悉、亲切，这样，孩子们回家弹给他们听时，只要大致弹出那个旋律，他们就会觉得孩子有收获、有效果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又问他，孩子们弹的音阶、节奏等，好像都不准，而且，很多孩子好像连基本的乐谱、指法都不会，你不是应该从基础教起吗？朋友乐了，你傻啊，教那些东西，既耗时费力，又难见效果，其实，很多家长送孩子来，并不是真的想学什么音乐，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会弹琴，能完整地弹出一两首曲子，就行了。

只是为了会弹琴？想一想，还真的是这样，就像我的那几位同事。我的后背忽然直冒冷汗，倒不仅是为了那些所谓的兴趣班的孩子了，很多时候，我们自己何尝不是仅仅为了会弹琴呢？

微感杂俎

自己的因果

张世普

纪晓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有一则故事，讲的是一位文人落魄多年，曾经遇到许多次机遇，却总因无人帮助而错过。文人大惑不解，于是求问仙人，仙人解释是因为他只以虚伪的言辞博得好名声，对人对事没有什么实际帮助，自己得了人情，别人却帮了不是，所以别人对他看似亲近，实为疏远，形似关切，实为冷漠，也是理所当然。

故事是这样说那位文人的：“恩皆归尔，怨必归人，机巧已为太甚，罪在心术，今生已矣。”通俗一点说，叫作心术不正，神仙都无法拯救，这辈子完了。

作者纪晓岚是雍正、乾隆、嘉庆三朝元老，两次被贬，又官至协办大学士、内阁大学士，曾两掌兵部，一掌吏部，对学界、官场、民生了解之深可想而知，他的故事，实际浓缩了大千世界。

如果别人烈火焚身，溺水将死，只消举手之劳，便能够救人于水火，却坐视不管；如果明知此路不通，还要装模作样为人指点迷津，让人感谢帮助；如果遇事稍稍涉及自身，就避之唯恐不及……别人会如何对待自己呢？这其实不用问鬼神，问自己都知道答案。你对待别人怎样，别人也会对你怎样。可偏偏就有一些人，认为自己可以骗得过所有人。

人大都失败在自己的因果里。仅仅为了拥有一时的安逸，而不择一切手段，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惬意，但慢慢地周围的人们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，社会环境遭到了破坏，甚至危害波及整个社会。而自己也受到同样严重的伤害，当自己感受到结果的时候往往已经无法挽回。

这时，很多人往往把发生这样结果的原因归咎于别人。这其实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蝴蝶效应。一个错误的放纵，在现实中不断地放大，最终成为严重后果。但是，这仅仅只是一个蝴蝶效应吗？如果不首先改变自己的行为，即便其他人改正了自己的错误，那也只是延缓一个周期的到来，仍无法阻止自己的错误被一次次重复着放大，然后形成新的严重后果。如此一来，蝴蝶效应就变成一个无法脱逃的因果循环，而且会越来越强烈，最终将酿成灾难。

正所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我为人人，人人才能为我，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如此心态，那么人间纵使现在真的是千山荆棘、万水迢迢，最终也会变得近在咫尺，温暖如春。

《月亮的心事》

张勇

月亮轻盈	往事流淌晶莹
季节的音符	梦境诠释流星雨
格外透明	一如笑容潺潺抒情
一如轻柔的诗情	
月亮攀着树桠张望	月亮的心事
鸟的影子成了梦	悄悄溅起唐诗
蝉翼般的夜晚	月亮的眼神
月亮情悄染宁静	轻轻读出宋词
	月亮的圣洁
	就这么溅起清激
	就这么荡起涟漪……
月亮皎皎记忆	



节(国画) 刘家生

连载

押宝蒋介石

江浙财团
的血色
投资

谢国平著



过，用行话说工潮应该停板了，该清盘结账了。

蒋介石还放话出来：“对于党务，主张一致服从三民主义，并希吾商界一致服从主义。”这让对于共产党、苏维埃有恐惧感的江浙财团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商人们最关心的还有如何

处理与洋人的关系。

蒋介石以坚定的口吻保证，“对收回租界问题，决不诉诸武力”，“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，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。”这一态度自然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拥护。

蒋介石还提出要在江浙商界中延聘财政和外交委员，这也让江浙财团满意，他们可以有在政府中说话的权利了。

商人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既然话都说清楚了，要求也都满足了，那就轮到商人表态了。

商人们也算爽快，一致同意为蒋筹款，“认捐500万元，即继续输将，亦商所愿，借款可另案办理。”

其实，上海滩的商人们清楚蒋介石的底细，尤其是虞洽卿，对这位当初设股得精光的

小同乡更是知根知底。但是商人的想法最实际，在商言商，只要你能把活干好，英雄不问出处，时的调查显示，多数企业自有资本只占总资本的64%，而借贷资本却占36%，最高达47%，工商业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或依赖于银行家。因此，蒋介石很得意，他已经通过江浙财团拿住了江浙地区的财源，在群雄逐鹿、诸侯割据、党派争斗中占据了关键的制高点。

4月1日，江浙财团出血了，给了蒋介石第一笔为数300万的短期借款。武力和资本结合，金钱打磨磨刀。中国的命运就被枪杆子和银子决定了。

历史走到这里将要出现一个大转弯了。

(完)